
民國叢書

第二編

· 71 ·

歷史・地理類

白話本國史

呂思勉著

上海書店

呂思勉著

白話本國史
(三)

自修
適用 白話本國史

第三篇 近古史下

第一章 南宋和金朝的和戰

第一節 南宋初期的戰事

從南宋以後，又變做異族割據北方，漢族占據南方的局面了。其和兩晉南北朝不同的，便是前者的結果，是漢族恢復了北方，然後吞并南方；後者的結果，却是占據北方的異族，又爲一異族所滅，而漢族亦爲所吞并。

從南宋到元，重要的事情，便是：

(1) 宋南渡後的立國，及其和金朝人的交涉。

(2) 金朝的衰亡。

(3) 蒙古的建立大帝國，和他的侵入中國。

(4) 元朝的滅亡。

如今且從第一項說起。

宋朝南渡之初，情形是很危險的，其原因：

(1) 這時並無一支可靠的兵。當徽宗時候，蔡京等利用諸軍副額，封佑其餉，以備上供。北宋的兵力，本靠不住；這一來，便連靠不住的兵力，也沒有了。紹興時入寇，以陝西兵多之地，竭力搜括，只得萬五千人。南北宋之際，大將如宗澤及韓岳張劉等，都是招羣盜而用之；既未訓練，又無紀律，全靠不住；而中央政府既無權力，諸將就自然驕橫起來；其結果，反弄成將驕卒惰的樣子。

(2) 這時候，到處盜賊蜂起。只要一翻宋史高宗的本紀，從建炎元年到紹興十一年間，前七八五至七七〇天下二十六路，每路總有著名的盜匪數人或十數人，擁衆十餘萬或數十萬。這種數字，固然未必確實，然而其衆也總不在少數。剽掠

的地方，或數郡，或十數郡。其次也擁衆或數萬或數千。這都是徽宗時多行苛政，民不聊生，加以北方受了兵禍，流離失所的人，起而爲盜，再去蹂躪他處的原故。此外還有(1)潰兵和(2)團結聚散(3)聽召勤王之兵，屯聚不散，而又無所得食，也因而爲盜的。

這樣說，國家既無以自立，而又無以禦外；僥使當時的金朝大舉南侵，宋朝却用何法抵抗？當然南宋竟沒有給金朝滅掉，這是什麼原故？

金朝本是一個小部落；他起初，不但無吞宋之心，并且無滅遼之心，前篇已經說過了。所以滅遼之後，燕雲州縣，仍肯還宋。就是同宋朝開衅以後，金人所要的，也不過河北河東，所以既得汴京之後，就拿來立了一個

張邦昌。

金兵既退，張邦昌自然是不能立脚的。於是請哲宗的廢后孟氏垂簾。二帝北狩時，太子和皇后妃宗室都北行，廢后以居母家得免。 康王構，本

來是到金朝去做「質」的。走到半路上，爲人民所阻，退還相州，開大元帥府。及是，以孟后之令迎之。康王走到

南京，鄆州府如今河南的蘭邱縣。卽位，是爲高宗。

高宗卽位之初，用主戰的李綱做宰相。這時候，宗澤招撫羣盜，以守汴京；高宗就用他做東京留守，知開封府；又命張所招撫河北，傅亮經制河東，旋復罷李綱，召傅亮還，安置張所於嶺南。宗澤屢疏請還汴京，不聽；請留南陽，亦不報；李綱建議巡幸關中，襄鄆又不聽。這一年十月裏，就南走揚州。讀史的人，都說高宗爲黃潛善、汪伯彥二人所誤，然而高宗不是十分無用的人。看下文便知。儘使恢復真有可圖，未必怯弱至此。這時候的退却，

大約因爲汴京之守，不過是招用羣盜，未必可恃；又當時的經略河北河東，所靠的，不過是各處團結的民兵，也未必不可靠之故。

據李綱說：當時河東所失，不過懷代太原晉澤潞。河北所失，不過懷衛滑真定。其餘地方的民兵，都還團結，爲宋守禦。當時派出的傅亮張所，手下並沒有兵，大約就是想利用這種民兵，以拒敵。然而這種兵，並不能用正式軍隊，以禦大敵的。後來取消經略河北河東之議，大約爲此。至於急急乎南走揚州，則大約因爲金兵逼近，北方不能立足之故。

金朝一方面，到這時候所要經略的，還不過河北河東。對於此外地方的用兵，不過是剽掠主義。也可以說是對於宋朝的脅擊主義。當時就使滅掉宋朝，大河以南的土地，金人也是不要的。前七八五年七月，宗望死了，代以宗輔。太祖的兒子，熙宗的父親。這一年冬天，宗輔東徇淄

青分兵入襄陽。唐縣。遺族兵，是高宗的。所以不敢留居關中、南陽。明年正月，因高宗遠在揚州，而農時已屆，夏師、宗翰的兵，於七

八五年冬天，入陝西，陷同華、京兆、鳳翔。明年，留婁室屯駐，自還河東。前七八四年七月，宋朝差王師正到金朝

去請和，又以密書招誘契丹、漢人，為金人所獲。金太祖詔宗翰、宗輔伐宋。於是二人會兵濮州。十月，進兵。合兩路兵。

以遺族。明年二月，前鋒到揚州。高宗先已逃到杭州。金人焚揚州而去。五月，宗弼。也是太祖的兒子。就再進一步，而為渡

江之計。

宗弼分兵攻蘄。如今湖北，如今湖北的蘄春縣、黃的黃岡縣。自將兵從滁。如今安徽的滁縣。和太平。如今安徽的當塗縣。渡江，逼建康。先是前七八

四年七月，宗澤死了，代以杜充。杜充不能撫用羣盜，羣盜皆散，汴京遂陷。高宗仍用他留守建康。宗弼既渡江，

杜充力戰，而韓世忠不救。見第二節。杜充遂降。於是宗弼陷廣德。如今安徽的廣德縣。出獨松關。在今浙江的安吉縣。逼臨安府。杭州所改。高宗

先已逃到明州。如今浙江的鄞縣。宗弼遣阿里蒲盧渾從越州。如今浙江的紹興縣。入明州。高宗從昌國。如今浙江的象山縣。入海。阿里蒲盧渾

也以舟師入海，追之三百里，不及而還。於是宗弼「哀所俘掠」，改走大路，從秀州。如今浙江的嘉興縣。平江。如今江蘇的吳縣。而北。

到鎮江。韓世忠以舟師邀之江中，相持凡四十八日。宗弼頗窘，旋因世忠所用的是大船，無風不得動，為宗弼

用火攻所破。宗弼乃北還。這一次是金朝南侵的極點。從此以後，金人再有主張用兵的，宗弼便說「士馬

疲弊，糧儲未足，恐無成功，「不肯再聽他了。」這是用兵的計畫如此；宋朝人以為他給韓世忠一場殺怕了，不敢再說渡江，這是犯了誇大的毛病。參看第二節。

以上所說，是宗輔的一枝兵。

金朝的左軍。

其宗南的一枝兵，右軍則以打平陝西為極限。先是高宗既南渡，用張浚做

川陝京湖宣撫使，以經略上游。前七八二年，張浚以金朝的兵聚於淮上；從興元出兵，以圖牽制。金朝果然分了東方的兵力，用宗輔做西路的監軍；宗弼渡江而北，也到陝西去應援。這一年九月裏，戰於富平。如今陝西的興平縣。兵大敗，於是關中多陷。張浚用精閒以治財賦，劉子羽吳玠吳玠以任戰守，和金人苦苦相持，總算拒住漢中，保守全蜀。這其間很有幾場苦戰，可參看宋史三人的本傳。

金人既不要河南陝西，這幾年的用兵，是為什麼呢？這是利用他來建立一個緩衝國，使自己所要的河北

河東，可以不煩兵力保守。所以這一年九月裏，就立劉豫於河南，為齊帝，十一月裏，又畀以陝西之地。於是宋朝和金朝的戰爭，告一小結束。宋人乃得利用其間，略從事於內部的整理。

第二節 和議的成就和軍閥的剪除

宋朝當南渡之初，最窘的是什麼便是？

(一) 盜賊的縱橫

(2) 諸將的驕橫

如今且先說盜賊。當時盜賊之多，前節已說過，諸讀者自行翻閱宋史高宗本紀和岳飛韓世忠張俊等幾個人的傳，本書無暇一一詳敘。其中最強悍的是李成。據江淮潤湘十餘郡。張用。據襄陽。孔彥舟。據武陽。楊太。湖南人。范汝

在福建。等幾個人，都給張俊岳飛韓世忠打平，而孔彥舟李成都降齊。

劉豫既然爲金所立，就想自固其位，於是請於金，欲立其子麟爲太子，以窺探金朝的意思，到底打算永遠保存他這齊國不打算。金朝說：替我伐宋，能勝才許你。於是劉豫就利用李成孔彥舟的投降。前七七九年十月，叫李成南侵，陷襄陽唐鄧。如今湖北的信陽，如今河南的鄧縣。岳飛把他恢復。劉豫又乞師於金。九月，撻懶

穩宗的兒子。帶著五萬人，和齊兵同寇淮西。步兵入淮東，韓世忠敗之於大儀（鎮名，在如今江蘇江都縣西）。騎兵入淮西，攻廬州（如今安徽的合肥縣），岳飛派牛皋救却之。不多時，金太

宗死了，金兵引還。先是宋朝很怕劉豫，至於稱之爲大齊。這一次，知道無可調和，於是高宗從臨安進幸平江，起用張浚視師，頗有振作的氣象。金兵既退，張浚仍竭力布置。前七七六年，分令張俊屯盱眙。如今安徽的盱眙縣。韓世忠屯楚州。如今江蘇的淮安縣。劉光世屯合肥，岳飛屯襄陽。高宗又詔諭三軍，說要親征。劉豫聞之，便告急於金。金朝人的立

劉豫，本是想他做個緩衝國，使河北河東不煩兵力守禦的。如今反要替他出兵伐宋，如何肯答應呢？於是劉

豫自簽鄉兵三十萬，叫他的兒子劉麟。

出壽春，姪兒子劉祝。

自渦口犯定遠（如今安徽的定遠縣）。

和孔彥舟。

自光州（如今河南的潢川縣）犯六安（如今安徽

六安

三道入犯劉祝到藕塘。

鎮名，在定遠縣東。

爲楊沂中所敗。劉麟孔彥舟皆引還。於是金人知道劉豫是無用的，並

不能靠他抵禦宋人。前七十五年十一月，就把他廢掉，而在汴京立了個行臺尙書省。

於是和議開始了。和議的在當時，本是件不能免的事。

參看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六和議條。

然而主持和議的秦檜，却因此而

大負惡名。

當議割三鎮的時候，集百官議延和殿，主張割讓的七十人，反對的三十六人；秦檜也在三十六人之內，金人要立張邦昌，秦檜時爲監長，和盡臣進狀爭之。後來金朝所派的留守王時雍，用兵迫脅百官，署立張邦昌的狀，秦檜抗不肯署，致爲金人所執。二帝北徙，檜亦從行。後來金人把他賞給鐵懶。前七八二年，鐵懶攻山陽（楚州），秦檜亦在軍中，與

妻王氏，航海南歸。宋朝人就說是金人暗放他回來，以圖和議的。請問這時候，金人怕宋朝什麼？要講和，還怕宋朝不肯？何必要放個人回來，暗中圖謀。秦檜既是金朝的奸細，在北朝，還怕不能得富貴？跑回風雨漂搖的宋朝來做什麼？當時和戰之局，毫無把握，秦檜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？我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，正是他愛國之處；始終堅持和議，是他有識力，肯負責任之處。能看得出鐵懶這個人，可用手段對付，是他眼力過人之處。能解除韓岳的兵柄，是他手段過人之處。後世的人，却把他唾罵到如此，中國的學術界，真堪浩歎了。

真冤枉極了。請看當時諸將的情形。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：金人爲患，今已五年。陛下以萬乘之尊，而儼然未知稅駕之所者，由將帥無人，而御之未得其術也。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玠之徒，身爲大將，論其官，則兼兩鎮之重，視執政之班，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；論其家，則金帛充盈，錦衣肉食，輿臺廝養，皆以功賞補官；至一軍之中，使臣反多，卒伍反少。平時飛揚跋扈，不循朝廷法度；所至驅虜，甚於夷狄；陛下不得而問，正以防秋之時，責其

死力耳。張俊守明州，僅能少抗，奈何敵未退數里間，而引兵先遁？是殺明州一城生靈，而陛下再有館嶺之行者，張俊使之也……陛下……以……杜充守建康，韓世忠守京口，劉光世守九江，而以王瓚、綠杜充，

其措置非不善也。而世忠八九月間，已掃鎮江所儲之資，盡裝海船，焚其城郭，爲遁逃之計。注意！後來劉

不得動的，就是這海船。因爲要裝設資，泊杜充力戰於前，世忠王瓚，卒不爲用；光世亦晏然坐視，不出一兵；方

歸，又要預備入海，所以不得不大。泊杜充力戰於前，世忠王瓚，卒不爲用；光世亦晏然坐視，不出一兵；方

與韓紹朝夕飲宴，賊至數十里而不知；則朝廷失建康，虜犯兩浙，乘輿震驚者，韓世忠王瓚使之也；失豫章而太母播越，六官流離者，劉光世使之也……諸將以負國家罪惡如此，而後自明引兵至溫，道路一

空，民皆逃奔山谷。世忠還溫州，放軍四掠，至執縛縣宰，以取錢糧；雖陛下親御宸翰，召之三四而不來；元夕取民間子女，張鑑高會……瓚自信入關，所過要索千計；公然移文曰：無使枉害生靈，其意果安在

哉？臣觀今日諸將，用古法皆當誅……案此疏上於前七八二年，即建炎四年。讀者可自取一種編年史，把建炎三四年的兵事參考。

起居郎胡寅上疏言……今之賞功，全陣轉授，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……自長行以上，皆以眞官賞之；人挾券歷，請厚俸，至於以官名隊……煮海權酷之入，遇軍之所至，則奄而有之；閩閩什一之利，半爲軍人所取。至於衣糧，則日仰於大農；器械則必取之武庫；賞設則盡出於縣官……總兵者以兵爲家，若不復肯捨者，曹操曰：欲孤釋兵，則不可也，無乃類此乎……諸軍近者四五年，遠者八九年，未嘗落死損

逃亡之數，豈皆不死乎？……

參看第五章第三五六節。觀此可知當時所有的稅入，爲諸將分割殆盡。

以上都見文獻通考卷一五四馬端臨也說：『建炎中興之後，兵弱敵強，動輒敗北，以致王業偏安者，將驕卒惰，軍政不肅所致。』張韓劉岳之徒，究其勳庸，亦多是削平內難，撫定東南耳。一遇女真，非敗即遁。縱有小勝，不能補過。

韓世忠江中之捷，是乘金人不善用水兵，而且利用大船的優勢，幸而獲勝；然亦終以此致敗。大儀之戰，只是小勝；當時金人以太宗之死，自欲引歸，和世忠無涉；參看金史便知。岳飛只郾城打一個勝戰。據本集的捷狀，金兵共只一萬五千人；岳飛的兵，合前後的公文算起來，總在二萬人左右，苦戰半日，然後獲勝，並不算什麼稀奇。宋史本傳，巧於造句，說：『兀朮有勁兵姚子馬，是役以萬五千騎來，『倒像姚子馬就有一萬五千，此外還有無數大兵，岳飛竟能以寡擊衆了。』以下又張岳，說什麼『徽和開德澤岳汾陽晉絳，皆期日與官軍會』；『自燕以南，金人號令不行』；真是說得好聽，其實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對看，就曉得全是瞎說的。十二金字牌之召，本傳可惜他十年之功，廢於一旦，然而據本紀所載，則還軍未幾，就『諸軍皆潰』了。進兵到朱仙鎮，離汴京只四十多里，更是必無之事。郾城以外的戰績，就全是莫須有的。『最可笑的，宗弼渡江的時候，岳飛始終躲在江蘇，眼看著高宗受金人追逐；宋史本傳，還說他清水亭一戰，金兵橫屍十五里；那麼，金兵倒好殺盡了。』韓岳二人，是最受人崇拜的，然而其戰績如此。至於劉光世，則宋史本傳說他的話，就已經說了。依我看，倒還是張俊，高宗逃入海的時候，在明州，到底還背城一戰。這種兵，好靠著他謀恢復否？

然而既不能言和，這種兵就不能去；留著他又如此；真是截胥及溺了。幸而當時有一個機會。

原來金朝的王位繼承法，從太祖以前，只好說是生女直部族節度使的繼承。

是不確定的。把王位繼承，看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；除掉合法繼承的人以外，都有凜然不可侵犯的意思；這是君主專制政體，幾經進化以後的情形。個女真

這種淺演的國家，當然沒有這種觀念。

景祖就捨長子劼孫而傳位於世祖；世祖，肅宗，穆宗，都是兄弟相及。

金史都

用這個機會，差王倫到金朝去，「求河南地」。

前七七年二月。

就是這一年，金朝把劉豫廢了。十二月，王倫從金朝回來，

說金朝人答應還二帝的梓宮，及太后，和河南諸州。

把時間核起來，金朝人是先有還宋朝河南之意，然後廢掉劉豫的。王倫的外交，也很爲有功，不過宋史上也把他算做壞人了。

明年三月裏，高宗就用秦檜做宰相，專意言和。十月裏，王倫聞著金使蕭哲張通古來，許先歸河南諸州，徐議餘事。

平心而論：不煩一兵，不折一矢，恢復河南的失地；這種外交，如何算失敗？主持這外交的人，如何算姦邪？却

不料金朝的政局變了：這是無可如何的事，也是不能預料的事；就能預料，這種有利的外交，也總得辦辦試試的；如何怪得辦這外交的人？把河南還宋，宗幹本是不贊成的，但是拿這主持的人，無可如何。到後來宗

弼入朝，形勢就一變了。於是宗磐宗舊以謀反誅，撻懶以屬尊，放了他，仍用他做行臺尚書右丞相。誰想撻懶走到燕京，又有反謀。於是置行臺尚書省於燕京，以宗弼領其事；而且兼領元帥府。宗弼遣人追殺撻懶，大閱

於祁州。

如今直隸的祁縣。

把到金朝去受地的王倫捉起來。

前七七年七月。

發兵重取河南陝西，南和議遂破。

宗弼入河南，河南郡縣多降。前鋒到順昌。

如今安徽的阜陽縣。

爲劉錡所敗。岳飛又在郾城把他打敗。宗弼走還

汴京，妻室入陝西，吳玠出兵和他相持，也收復許多州縣。

韓世忠也進兵復海州（如今江蘇的東海縣）。張俊復宿州（如今安徽的宿縣）。張俊

這一次的

用兵，宋朝似乎是勝利的。然而順昌郾城，宗弼是以輕敵致敗，再整頓前來，就不可知了。陝西不過是相持的

局面，並無勝利之可言，持久下去，在宋朝總是不利，這是通觀前後，很可明白的。當時諸將的主戰，不過是利於久握兵柄，真個國事敗壞下來，就都一團而散，沒一個人肯負其責任了。所以秦檜不得不堅決主和。於是召回諸將，其中最軀強的是岳飛，乃先把各路的兵召還，然後一日發十二金字牌，把他召回。前七一年，和議成，其條件是：

宋稱臣奉表於金。金主册宋主爲皇帝。

歲輸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。金主生辰及正旦，遣使致賀。

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爲界。

宋朝二十六路，就只贛南、浙南、淮江、東西、湖北、四川、福建、廣東、西十五路，和京南、西路、襄陽一府、陝西路的階、成、秦、鳳、四州。金朝對宋朝，却不過歸還二帝梓宮及太后。

這種條件，誠然是屈辱的。所以讀史的人，都痛罵秦檜，不該殺岳飛，成和議。然而凡事要論事實的，單大言壯語無用。我且再引金史鄭瑄的一段話，

以見當時儻使續戰，到底能勝不能勝？

見本傳。案鄭瑄是劉光世部下。南渡諸將中，劉光世最驕蹇不用命。前七七年，張俊做都督的時候，把他免掉，以大兵隸都督府，鄭瑄就叛降齊。

語同列曰：瓊常從大軍南伐，每見元帥國王，案指宗。親臨陣督戰，矢石交集，而王免胄，指揮三軍，意氣自

若……親冒鋒鏑，進不避難，將士觀之，孰敢愛死？……江南諸帥，材能不及中人，每當出兵，必身在數百

里外，謂之持重；或習召軍旅，易置將校，僅以一介之士，持虛文諭之，謂之調發；制敵決勝，委之偏裨；是以智者解體，愚者喪師。幸一小捷，則露布飛馳，增加俘級，以爲己功，敘怨將帥，縱或親臨，亦必先遁，而又國政不綱，才有微功，已加厚賞，或有大罪，乃置不誅，不卽覆亡，已爲天幸，何能振起邪？

和議既成，便可收拾諸將的兵柄了。當時韓岳、張劉和楊沂中的兵，謂之御前五軍。楊沂中常居中宿

衛。韓岳、張劉都駐紮於外。劉光世的兵降齊後，以吳玠的兵升補，四川離下流遠，和議成後，仍用帥臣

節制。對於韓岳、張劉皆授以樞府，罷其兵柄，其中三人被召入朝，岳飛到得最晚，不多時，就給秦檜殺掉。這件

事，本書篇幅無多，且莫去考究他的是非曲直。（即要注意的：據宋史張徽傳，則憲的謀還岳飛兵柄，並不是莫須有的事。）從三宣撫司罷後，他的兵，都

改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，直至朝廷，帥臣不得節制，驕橫的武人既去，宋朝才可以勉強立國了。我如今請再

引文獻通考所載集適論四大屯兵的幾句話，（案四大屯兵，就是指韓岳、張劉和吳玠的兵。）以見得當時的情形。

……諸將自誇雄豪，劉光世、張俊、吳玠兄弟，韓世忠、岳飛，各以成軍，雄視海內……廩稍惟其所賦，功勳

惟其所奏，將版之祿，多於兵卒之數，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，隨意誅剝，無復顧惜，志意盛滿，仇疾互生……

……其後秦檜慮不及遠，急於求和，以屈辱爲安者，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，浸成疽贅，則非特北方不可取，

而南方亦未易定也。故約諸軍支遣之數，分天下之財，特令朝臣以總領之，以爲喉舌出納之要。諸將之

兵，盡隸御前；將帥雖出於軍中，而易置皆由於人主……向之大將，或殺或廢，惕息俟命，而後江左得以少安……

看了這一段，也可以知道當時的措置，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。總而言之，古人濫得美名，或者枉受惡名，原不同咱們相干，不必要咱們替他平反；然而研究歷史，有一件最緊要的事情，便是根據著現代的事情，去推想古代事實的真相——根據著歷史上較為明白，近情的事情，去推想糊塗，荒誕的事情的真相——這麼一來，自然見得社會上古今的現象，其中都有一個共通之點，得了這種原則公例，就好拿來應用，拿來應付現在的事情了。所謂「咸往以知來」，歷史的用處，就在這裏。儘使承認了歷史上有一種異乎尋常的人物，——譬如後世只有操莽，在古代，却有禪讓的堯舜；現在滿眼是驕橫的軍閥，從前偏有公忠體國的韓岳。張劉——那就人的性質，無從捉摸；歷史上的事實，再無公例可求；歷史可以不必研究了。

第三節 海陵的南侵和韓侂冑的北伐

紹興和議成後，宋朝和金朝，又開過兩次兵釁：一次是海陵的南侵，一次是韓侂冑的北伐。

金海陵是一個狂謬的人，乘熙宗晚年，嗜酒昏亂，弑之，從上京

會寧府，如今吉林省阿城縣南。

遷都到燕京，前七五年後來又遷

都於汴，前七五年

想要滅宋，以統一天下。前七五〇年，就發大兵六十萬入寇。

金海陵兵分四路，一支從蔡州破蔡，一支從鳳翔攻大散關，一支從膠西走海路，窺臨安，海陵自將大兵，從渦口渡淮。

聲勢頗盛，宋朝這時候，宿將只有個劉錡，叫

他總統諸軍，劉錡自守楚州，叫別將王權守淮西，權不戰自潰；劉錡也老病，不能帶兵，退守鎮江；淮南

陵到采石，想要渡江，形勢甚險，幸而金朝內亂起來，海陵兩次遷都，都大營宮室，又爲伐宋起見，籍

大括民馬，於是羣盜大起，海陵却一味隱諱，有提及的人便獲罪，於是羣下亦相率不言，遂將羣盜置諸不顧，

依舊出兵伐宋，授甲時候，就有逃亡的猛安完顏福壽等，跑到東京，遼擁立世宗，海陵聽得，要把所有的兵，盡

行驅之渡江，然後北歸，不期宋中書舍人虞允文奉命犒師，收王權的散卒，把他殺得大敗，於是海陵改趨揚

州，至瓜洲，鎮名，在如今江蘇丹徒縣西。爲其下所弑，金兵北還，宋人乘機收復兩淮州郡，又東取唐鄧陳蔡海泗，西取秦隴

商虢諸州，兵勢頗振。

前七五〇年，高宗傳位於孝宗，孝宗是個主張恢復的，起用張浚，做兩淮宣撫使，張浚派李顯忠邵弘淵兩

人出兵，李顯忠復靈璧，如今安徽的靈璧縣。遂會邵弘淵復虹縣，如今安徽的虹縣。又進取宿州，顯忠置酒高會，不設防備，金副元

帥紇石烈志寧來援，顯忠之兵，大潰於苻離，在宿縣境內，事見金史志寧傳，宋史把敗兵之罪，全推在邵弘淵身上，殊靠不住。於是恢復之議，遂成畫餅，金

世宗初以承海陵騷擾之後，不欲用兵，但令元帥府防禦河南，遷延年餘，和議不成，就再令元帥府進兵，陷兩

淮州郡，前七四七年，和議成，（一）宋主稱金主爲叔父，（二）歲幣銀絹各減五萬兩匹，（三）疆界如紹興時，

孝宗從和議成後，仍不忘恢復，嘗教閱禁軍，措置兩淮屯田，惜乎積弱之勢，不能驟振，而金又正當全盛，終